

全球最畅销悬疑推理类小说

英国当代著名推理小说女作家“推理小说第一夫人”

P.D. 詹姆斯 巅峰之作

谋杀案 陈列馆

之谜

THE MURDER ROOM

P.D. 詹姆斯悬疑侦探小说
[英] P.D. 詹姆斯◎著
郭琰晖 张建萍◎译

内蒙古出版集团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谋杀案陈列馆之谜

作者 詹姆斯

翻译 邱 嘉 郭琰晖 张建萍

内蒙古出版集团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谋杀案陈列馆之谜/(英)P. D. 詹姆斯著;邱嘉,郭琰晖,张建萍译.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0.9

(P. D. 詹姆斯作品集)

ISBN 978-7-204-10716-2

I. ①谋… II. ①詹…②邱…③郭…④张… III. ①推理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89461 号

THE MURDER ROOM by P. D. JAMES

Copyright: ©2003 BY P. D. JAME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GREENE & HEATON LIMITED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0 INNER MONGOLIA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谋杀案陈列馆之谜

作 者	P. D. 詹姆斯
翻 译	邱 嘉 郭琰晖 张建萍
责任编辑	王继雄
封面设计	张新友
出版发行	内蒙古出版集团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网 址	http://www.nmgrmcs.com
印 刷	内蒙古爱信达教育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20
字 数	28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4-10716-2/I·2200
定 价	38.00 元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联系电话:(0471)4971562 4971659

《谋杀案陈列馆之谜》的赞誉

“简直不敢相信，但又很乐意相信，P. D. 詹姆斯的书写得越来越好了……《谋杀案陈列馆之谜》也许是本年度最好的凶杀推理小说……这是一本值得品读的书……书中的内容是如此迷人以至读者都不愿意让其结束”

——《印第安纳波利斯星报》

“太精彩了……P. D. 詹姆斯的《谋杀案陈列馆之谜》中有我们读者所期望的一切……其令人愉快的、清晰的字句以一种从容不迫的步态行云流水而下，一点儿也没有因任意发生的暴力事件或不必要的人物而显得杂乱无章，带着我们必需的自信、智慧和优雅畅游其中。没有一个词或情节是多余的，一切都是如此自然”

——《芝加哥论坛报》

“詹姆斯女士的语言才能是如此令人难忘”

——《纽约时报》

“P. D. 詹姆斯毫无疑问是现在活着的最好的英语作家之一……《谋杀案陈列馆之谜》就是其最好的诠释——完美的英语安排，良好的写作技能，深刻的心里描述”

——《落基山时报》

“任何当今最好的犯罪小说作家排名榜一定会把英国的P. D. 詹姆斯排在首位或最靠前的位置，这样的排名说明了一切。自然生动的人物性格，人物间阴谋的细致入微的描述，为读者提供了一种丰富的、值得阅读的经历”

——《圣地亚哥联合论坛报》

“这本书非常令人满意，詹姆斯以其极高明的技巧描述了书中大量的人物及发生在他们间的秘密。”

——《华盛顿邮报》

“生动的刻画……丰富的人物描写……编撰了一张错综复杂的让人在心理上产生悬念的网络。这张网要求读者要集中注意力并参与其中……詹姆斯以清晰易懂的语言，叙述着故事，用带讽刺的眼光关注着人们和他们的过错”

——《圣地亚哥新闻报》

“优雅……流畅地叙述着……罪犯令人难以琢磨，直到最后才见分晓”

——《休斯顿新闻》

“在一个寒冷而又多雾的夜晚，当你想蜷着身子喝杯茶的时候，读读这本小小说是件很惬意的事”

——《娱乐周刊》

“有深刻意义的娱乐文学……娴熟的人物和地点的详述……深刻的心里描述……精雕细刻的小说”

——《奥兰多哨兵报》

“老练的写作，充分的英语细节的穿插，使得即使是那些最顽固的崇英者也很满意，P. D. 詹姆斯是一个最讨人喜欢的作家”

——《波士顿环球报》

“巧妙的布局，流畅的行文，该小说是其最畅销作品的代表作。就一如她其他的作品，本书中人物的命运让人关注和同情”

——《里士满电讯报》

“詹姆斯激发了人们的刺激性思维，很好地描述了谋杀案的神秘性……《谋杀案陈列馆之谜》是本引人入胜的、构思严谨的读物”

——《圣何塞使者报》

“简练的语言，熟练的、错综复杂的人物刻画。”

——《匹兹堡评论期刊》

“詹姆斯的作品与其说是犯罪动机小说（以侦查或探讨犯罪动机为主题），倒不如说是侦探小说。作者对人类行为存在的无限的困惑的理解和评价丰富了其作品。”

——《费城探索报》

“英国侦探小说的杰出代表，表达了另外一种对困惑的沉思。慷慨大方的性格，优美的行文。”

——《乡村之声》

“P. D. 詹姆斯，作为一个作家，其实力在于她深刻的刻画人物的能力。她不仅仅只是创造些人物和时代背景，而是让读者对其人物的欲望和动机有深刻的体验（这些人物不仅仅局限于谋杀犯）。”

——《沃斯堡电讯星报》

献给我两个养子：林·弗洛克，皮特·邓肯·麦克劳德

目 录

第一篇

人物与地点

十月二十五日 星期五——十一月一日 星期五 (1)

第二篇

第一个受害者

十一月一日 星期五——十一月五日 星期二 (94)

第三篇

第二个受害者

十一月六日 星期三——十一月七日 星期四 (215)

第四篇

第三个受害者

十一月七日 星期四——十一月八日 星期五 (265)

第一篇

人物与地点

十月二十五日 星期五——十一月一日 星期五

第一章

十月二十五日星期五，确切地说是一周前，也就是亚当·达格利什第一次参观迪尤珀尼博物馆的时候，在博物馆发现了第一具尸体。本来他的这次参观是一时性起，没有事先考虑做出的决定。因为命运的奇异巧合，后来亚当·达格利什回忆了那个下午所发生的事。尽管诸如此类的事情经常发生，也没有合理的原因可以解释，但是这种巧合依然令人惊奇。

和往常一样，亚当·达格利什在开过漫长的早会后，在2点30分离开位于安娜皇后大道的公司总部，休息一会儿，吃三明治，喝咖啡，然后步行一小段路，返回到新英格兰庭院花园的办公室。他独自一人来回走着。今天早上发生的事情很不平常。会上警方代表的言辞很强硬，通常情况下，会议结束后，亚当·达格利什会和其助理委员离开，但是今天早上负责刑事政策部的一个秘书要亚当·达格利什去他的办公室，和他讨论一个和会上业务无关的问题，因而亚当·达格利什独自步行往返。早上已经通过对作业报告计划的强行实施，这是在预料之中的事。亚当·达格利什穿过圣詹姆斯公园地铁，到了大道上，他思考着是否要返回到他的办公室，这样很可能将耽搁一个下午的时间，或者他可以带着作业报告回他在泰晤士河畔的公寓，平静地工作。

今天的早会上没有人吸烟，但房间里似乎有股吸烟后留下的霉味，现在他很想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即便短时间也可以。这样一个风大的日子，然而却

有着不合季节的暖和，密集的乌云翻山倒海地向着清澈的、蔚蓝的天空呼啸而来。当他从地铁站出来的时候，要不是闻到秋季河水中那股海水的味道以及呼呼的大风，他一定认为是春天到了，或者几乎认为是这样的。

几秒钟后，亚当·达格利什在达克里大街的拐角处的路边看到了康拉德·阿克洛依德。他正站在那里左顾右盼着，很显然他现在的样子完全是一个正在焦虑地等着打车的人。几乎就在达尔格利斯发现他的同时，他也发现了他。康拉德·阿克洛依德立刻张开了双臂，带着灿烂的笑容，向达尔格利斯走了过来。达尔格利斯看到他向自己走来，心里即刻产生了一阵抵触感，他是多么的不想遇到他，但是现在却不得不等着他向自己走来。不过大部分其它的人却很愿意和康拉德·阿克洛依德见面，因为他总是一副好心情的样子，时刻不忘关心生活中的琐事，很喜欢传播一些东家长西家短的流言蜚语，尤其是总不见他有老的迹象。达尔格利斯现在看到他一如十多年前他们第一次相见时的样子。亚当·达格利什想照目前的样子，人们一定会很难想象康拉德·阿克洛依德会得病或某一天会离开这个世界。如果哪天真有他死亡的消息传来，他们一定不会相信，一定会想老天爷这么会开这样的玩笑。他想或许这就是康拉德·阿克洛依德一直很招人喜欢的秘密吧。康拉德·阿克洛依德总是给他的朋友一种虚幻的安慰感，让人感到人生是多么得好。今天的他，和往常一样，穿着招人喜欢的古怪服装。他的头上歪戴着一顶软呢帽，胖胖的身体紧紧地包裹在布满了紫色和绿色的图案的彩格粗花呢外衣里。同时他也是亚当·达格利什见过的唯一一个穿鞋罩的人。现在他就武装着它们。

“亚当，很高兴遇到你。刚才我还在想你是否在办公室，但是我不喜欢打电话去确认。老兄，太吓人了。我不确定他们是否愿意让我进去。抑或即使他们让我进去了，我也不会呆在里面，也会出来。整个中午我一直和我的兄弟在位于佩迪法兰西的一个酒店吃午餐。他每年来伦敦一次，来了就住在那个酒店。他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住在那个酒店很方便到威斯敏斯特教堂。他们都认识他，那儿也很宽容。”

什么宽容？亚当·达格利什在想，康拉德·阿克洛依德指的是酒店还是教堂，抑或两者都指？“康拉德·阿克洛依德，我不知道你还有个兄弟，”亚当·达尔格利斯说道。

“我也快知道了，我们很少见面。他可以说是个隐士。”康拉德·阿克洛依德补充道：“我的兄弟住在基德明斯特（英格兰中西部城镇，位于伍斯特郡，

在斯陶尔河边；1981年人口50,750)。”好像他的住处可以说明一切。

就在亚当·达格利什想找个合理的借口离去时，他的同伴又说道：“老兄，委屈你和我去个地方，如何？我想去汉普斯特德（伦敦西北郊住宅区）的迪尤珀尼博物馆呆几个小时。为什么不一块儿来？你知道去迪尤珀尼博物馆的路吗？”

“我听说过那个博物馆，但是从来没有去过。”

“可是，你应该去，真应该去那个地方看看，那是个很迷人的地方。它专门收集战争期间的物品，里面有着从1919年到1938年的藏品，虽然博物馆的规模有点儿小，但是其藏品却很广泛。名画云集，作者包括纳什、温德姆·刘易斯、伊冯·希钦斯、本·尼克尔森。你一定会对其中的藏书室感兴趣的，里面有第一版的书籍，作者的亲笔手稿，当然，还有反映战争期间的诗篇。一定要来啊。”

“下次吧，下次或许会去。”

“你从来就没有下一次，不是吗？现在你正好被我逮住了，这是天意啊。我肯定你把你的豹牌汽车藏在了伦敦地铁站汽车库的某个地方了。我们可以驾车去。”

“你的意思是我驾车带你去。”

“顺便，亚当·达格利什，回来时你可以去瑞士农场喝杯茶，如何？要是你不去，内尔可不会饶恕我的。”

“内尔还好吧？”

“我的老兄，感谢你问这个问题。我们的医生上个月就退休了，她做我们的医生有20多年了，现在不再是了，还真有点舍不得啊。不过，他的继任者似乎也了解我们的体质，或许换个更年轻的人也好。”

康拉德·阿克洛依德和内尔·阿克洛依德的婚姻关系很稳固，现在没有人费心打听他们婚姻关系是不是和谐，或是暗地里希望与其中之一发生点婚外情。他们的体形几乎差不多。康拉德·阿克洛依德矮墩墩的，长着一双充满好奇的、明亮的黑眼睛，跳起舞来，既充满活力又灵活敏捷。内尔有三英尺多高，皮肤发白，平胸，正在褪色的金黄色的头发被编成辫子，搭在脑袋的两边，看起来就像是头上戴了个耳麦。她的爱好就是收集1920年到1930间在女校里发表的首版作品。尤其是她收集的安吉拉·布勒齐尔的作品被认为是独一无二的。康拉德和内尔一直忙碌于他们的房子、花园、餐桌（内尔是位一流的厨师）以及

他们的两只孪生猫之间，同时他们也为康拉德轻微的疑病症（一种疾病）而困扰。就在忙于琐事的同时，康拉德还拥有一份主祷文评论期刊并担任主编。该期刊以恶毒的评论而闻名，所有文章皆无署名。在日常生活中，他是善良的吉基尔博士（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小说《化身博士》中的主要人物，他发现了一种产生双重性格的药物，化身为海德先生，从而使吉基尔本性中邪恶的一面引发出来），而一旦作为编辑工作时，他则化身为顽固不化的海德。

除了必需的某些娱乐项目，康拉德·阿克洛依德的许多朋友，都为了生计而疲于奔命，鲜有功夫放松娱乐一下。只有在必需的时候，他们才会找些时间和康拉德·阿克洛依德一起花上一整个下午，去他们干净的爱德华七世别墅喝茶。爱德华七世别墅位于瑞士农场，里面有舒适的客厅。在里面可以不受时间限制地狂欢。亚当·达格利什偶尔会参与其中。他们遵循旧时的餐桌仪式，从容不迫地进餐。餐桌上摆放着两边嵌有整齐对称手柄的精美杯子，薄薄的棕色面包和黄油，很小的黄瓜三明治，家做的海绵蛋糕和水果蛋糕欢迎着他们的到来。所有这些都是由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仆人准备的。这个女仆人在招聘演员方面很有一套，曾在一家物色演员的中介机构工作，为爱德华七世肥皂剧招募男演员。在这里喝茶，会让那些上了年纪的来客，回忆起过去那一去不复返的悠闲时光。而对所有人而言，在这里会觉得充满危险的世界就是幻觉，它就像现在的这个家一般，秩序井然，安宁祥和，其乐融融。亚当·达格利什觉得今天要是和康拉德·阿克洛依德闲聊上一整个傍晚，就有点过度放纵自己了。同时，亚当·达格利什找个合适的借口拒绝驾车带他的朋友去汉普斯特德太不容易了。

亚当·达格利什说道：“我很乐意驾车带你去汉普斯特德，但是你要是准备多呆会儿，我就不能陪你了，我得先走。”

“没关系，老兄。我打出租车回去。”

没花多长时间，亚当·达格利什就整理好了从办公室带过来的他所需要的报纸，并查收了他的私人秘书给他的来信，然后从地下汽车库驾着豹牌汽车出来了。康拉德·阿克洛依德正紧靠转向标志牌站着，就像个听话的小孩等待着父母来接一样。他认真地裹紧了外套，发出满意的哼哼声，钻进了汽车，徒劳地系着安全带，最后不得不让亚当·达格利什帮忙给他系上。他们沿着鸟笼道一路前行。没多久，康拉德·阿克洛依德又开始喋喋不休了。

“上周六，我在泰晤士河南岸看到你了。你和一个非常漂亮的年轻女人站在

河边上一栋建筑物的第二层的窗户边，向外看。我想说那个年轻女人确实很漂亮。”

亚当·达格利什头也没转，平静地说道：“那时你应该过来啊，我可以给你介绍认识一下。”

“我是想过，不过我马上意识到我不需要了。因此，我就怀着好奇的心情，尽情地看你们的侧面，不过我更多的是看她。我意识到我不再是自由身了，或者我应该说我已经被限制了。我这样做没错吧？”

亚当·达格利什并没有回答，只是瞥了一下康拉德·阿克洛依德的脸，双手敏感地紧紧抓住方向盘有几秒钟。康拉德·阿克洛依德觉得该是有必要改变一下话题了。他说道：“我宁愿不在期刊论坛上说闲话。除非刊发些刚发生的、准确的、恶言攻击的内容，只有这些值得冒被起诉的风险，其他的不值得冒这种风险。人们很爱打官司。我现在正在努力让评论内容多样化，这就是我这次要去迪尤珀尼博物馆的原因。我正在写一系列谋杀案的文章，以反映其时代特征。谋杀就是社会历史的反映。内尔认为我一定会在这方面取得成功，她为此而激动。比如，以最臭名昭著的维多利亚时期的犯罪为例，他们不可能发生在其他任何一个世纪，那些犯罪里总是充满了杂乱的、令人感觉压抑的客厅，以及外表体面柔顺的女性。再比如，离婚（妻子没有离婚的证据，就很难离）会让女方受到社会的蔑视，难怪可怜的她们会用浸透着砒霜的粘蝇纸实施谋杀。但是，就是发生这些事，那个年代还是最好过的，战争期间的那个年代就更有趣了。迪尤珀尼博物馆保存有19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中发生的最臭名昭著的谋杀案件。我向你保证，公众感兴趣的一定是那些案件，而不是博物馆本身。毫无疑问那些案件会激发起公众的兴趣。谋杀，这种独特的犯罪，是其时代的写照。”

康拉德·阿克洛依德停顿了一下，第一次认真地瞧了瞧亚当·达格利什：“老兄，你看起来有点累。没事吧？你病了吗？”

“没有，我没病。”

“内尔昨天还说，我们一辈子都见不到你几次。说你一直忙于负责那个特别小组，侦破那些有保密性质的谋杀案。嗯，‘保密性质’，听起来更像是官腔话。怎么认定一个谋杀案需不需要保密？我们可是都知道它的含义。她还说倘若有人发现带着法官帽、穿着法官袍的大法官猛烈抨击议会中的死亡事件时，就打电话告诉亚当·达格利什。”

“我不相信。你能想象的出，在上议院举行会议的时候会发生一场猛烈的抨击？无疑，要是有这样的事情，有些贵族倒是乐意在一边儿袖手旁观。”

“当然不会有那样的事情发生。不过上议院休会后倒也可能发生。”

“那就是为什么大法官坐在上议院议长的位置上的原因。”

“大法官一定是在某个地方被谋杀，然后又被移尸的。亚当，你应该读读侦探小说。当今的谋杀案，平淡无奇，没有什么创造性——原谅我，这么说有点儿过分。移尸依然是个大问题，做这件事需要想出周密的计划。我看，移尸就起不了隐瞒的作用。”

阿克洛依德很懊悔说这些。亚当·达格利什想知道阿克洛依德接下来的兴趣是否会写侦探小说。要是他真要写，他的小说一定很无聊。无论是其小说中关于谋杀的事情，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化身，阿克洛依德都要面对其作品不受欢迎的现实。阿克洛依德的好奇心似乎永无止境，一旦抓住了他苦苦寻求的某个念头，就会尽全身之力去实现它。

他似乎对写小说这个想法坚持不懈，继续说道：“是不是从来就没有一个人死在议会里？难道他们就不会为了体面，匆忙把尸体移到救护车里，然后对外宣称死者是死于去医院的途中？那样，有关确切的死亡时间就可以创造出许多有趣的线索。比如，涉及到遗产的问题，死者的死亡时间就非常重要了。我已经想好题目了，就叫《发生在议会中的死亡事件》。”

达尔格利斯说道，“写这些一定得花很长时间吧，我应该支持谋杀是其时代的写照这个观点。你想从迪尤珀尼博物馆找些什么？”

“灵感，但最好有更多的信息。‘谋杀案展厅’就很引人注目。顺便说明一下，那不是官方给起的名字。但是我们都那么叫它。博物馆里有当时报道犯罪和审判的报纸，引人注目的照片，以及在谋杀现场拍摄的照片的原件和保存的证据。我都想象不出老马克斯·迪尤珀尼是怎么把这些东西搞到手的，尽管最后他获得了他所需要的东西了，但我确信他并不总是专心致志地搜寻这些东西。当然了，博物馆对谋杀案的兴趣和我一样。老人建立谋杀案展厅的唯一原因就是为把犯罪和其所处时代联系起来，否则就是为了迎合那些堕落的大众的兴趣。我已经为我的小说选定了了一个案例了。那个案子很出名，名字叫伊迪丝·汤普森案。当然了，你知道这个案子。”

“是的，我知道那个案子。”

人们十分关注汤普森——沃特案，比如会问谁是案件中的真凶，刑事司法

系统存在哪些缺陷，为什么反常地判决凶手死刑，以及案件本身的恐怖性。关于这个案子已经出版了很多小说，并被编成剧本，拍了很多的电影。

没有觉察到他同伴的沉默，阿克洛依德愉快地胡扯着：“想一想这些事实吧。一个迷人的 28 岁的年轻女子，嫁给了比她大四岁的愚笨的搬运工，生活在伦敦东部一条灰暗的街上。如果她在虚幻的生活中找到了什么慰藉，你会感到惊奇吗？”

“我们又没有证据证明汤普森很愚笨，他的愚笨就是让她实施谋杀的动机吗？”

“老兄，我认为没有明确的犯罪动机。伊迪丝·汤普森既聪明，又迷人。她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在伦敦金融区的一家军工企业担任经理。那个时候，有这样的成就可非同凡响啊。她和她的丈夫及妹妹出去度假的时候，遇到了弗雷德里克·拜沃特。弗雷德里克·拜沃特是半岛和东方轮船公司的管理人，比伊迪丝·汤普森小八岁。他们相爱了，但爱的很辛苦。在弗雷德里克·拜沃特出海的时候，伊迪丝·汤普森意乱情迷，失去了理智，给弗雷德里克·拜沃特写了很多情书。无疑爱情被认为是她实施谋杀的动机，这些情书就是很好的证明。伊迪丝·汤普森宣称她把地上的电灯泡放进了帕西的麦片粥里，但是法医病理学家萧伯纳·斯比尔斯贝里在庭审中没有采纳她的说法。1922 年 10 月 3 日，伊迪丝·汤普森和帕西·汤普森在伦敦标准剧院看完演出后，步行着往家走，就在他们回家的路上，拜沃特突然冒了出来，向帕西·汤普森刺去，导致帕西·汤普森死亡。有人听到伊迪丝·汤普森尖叫着‘不要，噢，不要’，但是那些情书彻底毁了她，如果拜沃特老早就销毁了他们，她很有可能活到现在。”

达尔格利斯说道：“几乎不可能，她要是活到现在，得有 108 岁了吧。但是你怎么就认定这个案子是二十世纪中叶特有的呢？就因为有猜忌心的丈夫，年轻的情人，受束缚的爱情？它可能发生在五十年前或一百年前，也有可能发生在当代。”

“但是他们不完全一样。其中的一个理由就是在五十多年前，她根本没有在伦敦金融城工作的机会，也就不会有遇到拜沃特的事发生。当然，要是她生活在当代，她会去上大学，然后找一份展示她能力的工作，时刻培养自己的创造力，最好很可能取得巨大的成功，变得很富有。我把她看作是个富有罗曼蒂克的小说家。她当然也不会嫁给帕西·汤普森。即使她实施了谋杀，现在的精神病专家也会给她诊断为妄想症病人。陪审团对其婚外性行为的观点也不会一致。

法官也不会歧视一个找了个比当事人小八岁的情人的已婚妇女。毋庸置疑，只有 1922 年的陪审团才会有这种歧视。”

达尔格利斯沉默了。曾经，在他八岁的时候，他听说那个发狂的、被麻醉的妇女被半拖着处决了。那个案子像条蜷曲的蛇一直在他的脑海里萦绕着。可怜的、愚笨的帕西·汤普森不应该死，但是伊迪丝·汤普森最终也一定意识到外面的真实的世界要比她憧憬的虚幻世界危险的多，并意识到在某一天的某一时刻，也许会有这样的男人们，他们会把她从死刑犯监牢中带出来给她公正的判决，人们就会接受他的寡妇老婆在死刑犯监房遭受煎熬这样的事吗？尽管那个时候达尔格利斯还是个小男孩，这件事还是让他确定以后要做个废除死刑主义者。他想知道，是否这个案子对他产生了微妙而有说服力的影响，尽管从来再也没有提起它，但是他却越来越理解这个案子了。那种强烈的激情不得不屈服于一种意志，那就是，一种完全根据自己的意志选择的爱情可能是危险的，并且要付出沉重的代价。难道那就是那时的他应该明白的：刑事调查局的年轻的警官就应该向已经退休多年的、富有经验的老警官学习？实施谋杀的动机无非是以下四个方面：爱情，淫欲，金钱以及憎恨。年轻人，它们告诉你憎恨是最危险的，你千万不要相信这种鬼话。最危险的是爱情。

他的思绪从汤普森—拜沃特案子里回来了，继续倾听阿克洛依德的叙述。

“我已经找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案子了。这个案子到现在依然还没有结案。它的一波三折太吸引人了，绝对是 20 世纪 30 年代发生的案件中的典型代表啊，而且绝不可能发生在其它的任何时代，以前也没有发生过类似的这种案子。我猜你知道这个案子，就是华莱士案，知道吗？很多人论述过这个案子。迪尤珀尼博物馆有这个案子的详细资料。”

“我在布拉姆希尔一次培训课上听过这个案子，当时我刚被任命为探长，课上培训的就是告诉我们什么样的谋杀案子不需要调查。不过，我想要是它发生在现在，就得仔细调查，查明案情了。警官们会选择发生在最近的、相关的案子进行比较，研究案情，力求找到可靠的线索，查询证据，直至破案。类似的案子，他们多得是。”达尔格利斯说。

“那你已经知道结果了？”阿克洛依德非常失望地说道。他认为他知道一切，别人一定会因为他渊博的知识崇拜他，他们不崇拜他都不可能，没想到会是现在这个结果，达尔格利斯竟然也知道，阿克洛依德脸上的失望之情显而易见。

“我记起来了。”

“那年是1931年，当时的国内外发生了很多大事：在国际上，日本入侵中国的满洲；西班牙宣布成为共和国；印度的北部城市坎普尔爆发了史无前例的种族暴乱；安娜·巴普洛娃、托马斯·爱迪生也在那年逝世了；奥古斯特·皮卡尔教授成了第一个乘热气球到达同温层的人。在国内，十月份的选举产生了一个新的联合政府、奥斯瓦德·莫斯利创立了新的政党——英国法西斯联盟，亦称黑衫党，同时有275万多人失业。不是一个好年景啊。亚当，这就是我的研究结果，你有什么看法？”

“很准确啊。那是一段非常可怕的记忆。但我看不出这和发生在利物浦郊区的英国谋杀案有什么关联？”

“这要和案件所处的广阔的社会背景联系起来才能明白。尽管我最好落笔写的时候，不会用到这个案件，我还想继续谈这个案子，你不会烦吧？”

“请继续，我一点儿也不烦。”

“时间：一月十九号星期一和二十号星期二。嫌疑犯：威廉·赫伯特·华莱士，五十二岁，普鲁丹舍尔保险公司的代理人，戴着眼镜，略有点驼背，相貌平平，和朱莉娅住在安菲尔德的沃尔弗特大街29号。每天，华莱士走家串户地推销保险，收取保险费。当时的人们是在这儿挣一先令、那儿挣一先令地工作着，应对困难时期的穷苦生活。也许所挣的这些钱根本就养不活自己，但是还得从每个星期中挤出一点钱存起来，也好以后能有个体面的葬礼，这就是那个时代典型的社会状况。生前你也许过的很糟糕，但至少也要在生命的尽头，有些东西给别人看看，说明你也来过这个世上，而不是在死后被人草率地扔进火葬场，并在十五分钟后弄出来。”

“他的妻子朱莉娅，五十二岁，但社会地位却比华莱士高，面容温和，是一位很优秀的钢琴师。有时他们会共同在前厅演奏乐器，华莱士拉小提琴，朱莉娅弹钢琴伴奏。要是在朱莉娅弹奏钢琴的时候，华莱士却用他的小提琴不断拉出刺耳的声音，你就会有要杀了他的冲动，然而往往自己却成了受害者。不过，据说他们是很忠诚的夫妻，但是谁又知道呢？我没有让你开车分心吧？”

达尔格利斯想起来了，阿克洛依德不会开车，一坐车就很紧张。“至少现在没有，”达尔格利斯回答。

“我们回到19世纪一月的那个晚上，华莱士是个象棋手，并准备去中央国际象棋俱乐部参加比赛。俱乐部在每周一和周四的晚上都会市中心的一家咖

啡馆举行比赛。就在星期一的那个晚上，有人打电话找华莱士，一名服务员接的电话，喊俱乐部的领班，塞缪尔·比特来接电话。塞缪尔·比特告诉打电话的人说华莱士预定好要来的，但是现在还没有到达，建议打电话的人过一会儿再打过来。那个人说再晚恐怕不行了，他今天晚上给他的女儿过生日，让塞缪尔·比特转告华莱士，明天七点钟将和他讨论生意上的事。他说他叫 R. M. 霍特弗，家住莫斯利山的东门拉弗街二十五号。非常有意思和重要的是，根本联系不上打电话的人，也许是无意没留联系方式或者就是要专门这样做。当然，我们知道，接线员说电话打进的时间是 7: 20。”

“因此，第二天华莱士就动身去找东门拉弗街。就像你已经知道的，根本就没有这么个地方。华莱士必需换乘三次电车才能到达东门拉弗街公园区域。到那儿后，他找了半个多小时，问了至少有四个人打听它的具体地址，其中还有一个人是警察。最后，他放弃了，返回了家。华莱士的隔壁邻居正准备外出时，听到有人敲华莱士家的后门，敲了有二十几下。他们出去查看是谁敲门，看到了华莱士，他说进不了家了。他们都在的时候，华莱士又一次敲了起来，这次门上的把手转动了。三个人进了屋，他们在前室发现了朱莉娅·华莱士的尸体，她倒在壁炉前的小地毯上，面朝下，身上盖着一件带血的雨衣，那件雨衣是华莱士的。她是遭到疯狂的袭击致死，头骨受到重创，有十一处裂缝。”

“在二月二号，星期一，谋杀案发生三十天后，华莱士被逮捕了。所有的证据都是间接的，没有在他的衣服上发现血迹，也没有找到作案的凶器。没有任何物证能把华莱士和犯罪联系起来。有趣的是，就是这样的证据，能否用来支持起诉抑或用作辩护的证据，就要看你怎么选择它们了。就在华莱士走过沃尔弗特大街的时候，有人在离这条街很近的一家电话亭给咖啡馆打电话。那个电话是华莱士自己打的，还是凶手专门等着他在去俱乐部的路上打的？没人知道。警方的说法是，在询问华莱士的时候，他表现的异常地平静——坐在厨房里，轻抚着膝盖上的猫。是因为他毫无同情心，还是很坚韧——隐藏着自己的感情？他反复地询问着打电话的地址，是想证明自己不在现场，还是因为他是个保险公司的代理人，需要做生意谋生，不想轻易认罪？”

在康拉德·阿克洛依德详细地复述着这个案子的时候，达尔格利斯正在排队等着绿灯再一次亮起。要是案子的调查过程很拖沓漫长，审判通常也会如此。法官的总结陈词是支持华莱士的，但陪审团只花了一个小时就达成一致意见，裁定他有罪。华莱士提起了上诉，上诉也被裁定理由充分，因为在这个案子中，

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华莱士有罪，而这是判断一个人有罪与否所必需的。事实上，陪审团的裁定是错误的，自然这个案子就被载入史册了。

阿克洛依德继续开心地胡扯着，直到达尔格利斯提醒他注意一下马路。达尔格利斯早已经预料到交通会很拥挤。每年到耶稣受难日的时候，人们就早早地开始了回家的旅程。到了周末，更是有大量举家去郊区别墅度假的家庭，交通堵塞就更严重了。在他们还没有到达汉普斯特德时，达尔格利斯就为他一时冲动要去参观博物馆的想法后悔了，心里计算着这次要损失的时间。他告诉自己说不要烦躁，自己的生活已经够累的了，为什么还要后悔这次的放松呢？还没到杰克斯托城堡，交通就陷入了停滞。他们花了几分钟才加入到转去西班牙街的车流中，去这条路的车要少不少。柏油碎石马路两边种满了灌木和树木，给人一种身在乡村深处的幻觉。

阿克洛依德说道：“慢点开，亚当，要不我们会错过转弯处。转弯处很不好发现。我们现在正在向转弯处开，大约三十码处右拐就是。”

确实不容易，因为要右拐横过马路才能发现，而且很难拐进去。达尔格利斯看到了开阔的入口，道路前面的两边长满了缠绕着的灌木。出口右面的栏杆上有块黑色的指示牌，上面写着白色的字体：迪尤珀尼博物馆，请慢行。

达尔格利斯说道：“没有一点儿邀请的样子，难道他们就不想让参观者进去？”

“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确实如此，不过来的人倒真是不多。马克斯·迪尤珀尼在1961年才找到的这个地方，他把这个博物馆当做他的业余爱好。他对战争期间的那段岁月非常着迷，可以说到了神魂颠倒的地步。马克斯·迪尤珀尼一直收集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期间的各种东西，包括画作、手稿等，并总能在一些艺术家出更大价钱购买前，把那些画弄到手。同时他也获得了那个年代主要小说家的第一版书，他现在的图书室里的藏书都很珍贵，当初建立博物馆的目的就是想让更多和他有着同样爱好的人们，共同分享这一快乐，而且这个地方已经影响到当前的这代人了。现在情形有了变化，马克斯·迪尤珀尼掌控着一切。他刚从公务员的位置上退下来，他也许把这个博物馆当做一个新的挑战。”

达尔格利斯向柏油碎石马路驶去。但是这条路是如此的窄，并排两辆车很难通过。马路的每一边都有条细长的草皮带，周围是浓密的杜鹃花灌木丛。在他们身后，是细长的树木，叶子的颜色正在变黄，更加衬托出马路的幽暗。前